

早 樱

○ 答 溪

樱花，我只爱早樱。
漫长的冬日过后，太阳才刚一露脸，风儿才刚柔和，忽然一夜之间，樱花已是繁星点点，满树披挂。

早樱的美，在于它的色调。洁白的花瓣中带着一点粉红，如少女粉白的脸上点了两瓣朱唇，娇嫩而不艳俗，纯洁而不单调，温婉而不忧伤。

早樱宜近赏，更宜远观。初春的新绿中，轻轻的薄雾里，那一树树的柔白、一重重的繁花，仿佛一幅水墨画上淡淡的点彩，浅一分显得轻浮，浓一分又显得俗气。

早樱的美在于她的气势。一颗树便能装扮起春天，若是一排排，一道道，那叫一个繁华似锦、云蒸霞蔚、铺天盖地，绝对是王者天下。

早樱的美在于她的柔韧。

樱花的长势很快，除了开花，一年四季她都在努力地工作，不消几年，一颗小树便枝桠纵横。她也不娇弱挑剔，庭院也好，路旁也罢，街头也行，水边更佳，只要有阳光雨露，她就欢欣地生发。

早樱的美，还在于她的大家风范。一星半点、半遮半掩，她是不屑于的。梨花带雨、凄清幽怨也绝不是她的风格。她在花中，就是一大家闺

秀，一出场，就大大方方，爽爽利利，翩若惊鸿，矫若游龙。高歌一曲，艳惊四座。她娇喉一亮，满树花蕾欣然张开了颜；她长袖一舞，花儿重重叠叠竞相盛放；她转身一旋，花瓣们纷纷扬扬迎风而舞。出场时她绝不胆怯，谢幕时，更不拖泥带水。从粉墨登场到华丽谢幕，不过一周时间。她美足了，靓够了，趁着几阵风，识时务地落暮。

即便谢幕，也是一出好戏，花瓣们一阵阵，扑簌簌，如鹅毛大雪纷纷洒洒，粉红一片铺满地面、道旁或水边。落地的花瓣并未枯萎，仍是娇嫩，鞠一捧在手，湿湿的，柔柔的。有小姑娘拿了精致的小花篮来拾花瓣，女友说也要装一点回去，放在茶桌的水盂里，蓄半盆清水养，再陪她一阵。

不同于黛玉葬花时的凄苦悲凉，中午时分，有阳光若隐若现，春分不久，时光不躁，我们几个老少女和小姑娘静静地在花下留恋，轻轻地拾捧花瓣，享受樱花带来的平和安详、宁静致远的美。

今年的早樱季，就这么过去了。春天总是乍暖还寒，薄衫才穿，外套又得披着。梨花、桃花、海棠、晚樱……依次排队候场，如今的春天，实在是有点长。

母亲的家长会

○ 沈建平

前段时间，村里发了个通知，镇文化馆要派人来，免费为村上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上才艺课。其中有跳舞、木兰扇、腰鼓、门球、剪纸、编织等近十个课目。只要身体健康，都可参加，共十五节课。

母亲今年七十六岁，身体健健康康，耳聪目明。我见村上人纷纷前去报名，便鼓动她也去报。母亲说：“参加哪一个好呢？跳舞什么的我这个年纪了，也不适合！”

“剪纸。这个适合您！”我说：“更何况剪纸您也有基础，平时帮人家剪囍字，每年用红纸剪了元宝贴在大门上、蚕房门上、灶头上，又吉利又喜庆的。”

“这么简单的谁不会啊？”母亲想了想说：“听你的，就选剪纸吧。”

剪纸培训一个星期两节课，每节课上午两个小时。文化馆免费发了一个小包，里面放着剪纸用的工具。女老师姓李，五十岁左右的年纪，近十个学员，在村文化礼堂的一间房子里授课。

培训开始后，我过去看过几回，只见母亲和一帮学员端坐在桌子前，用心地剪着作品。李老师从最简单的教起，她一会儿给他们细细地讲解，一会儿又手把手地教着。每次，母亲带回来了课堂上剪好的作品给我看，我一边看一边夸奖她：“今天的剪得不错，比前几次剪的进步了许多”。看到母亲开心的样子，我会想起儿子以前读幼儿园时，带着课堂上画的图画，向家长炫耀的那种场景。

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我正在房间里看书，母亲走进来指着手中的一幅图画，说：“这个插秧的姿势不对，你看这个人的两条腿。插秧时两个脚应该是这样的。”母亲边说边弯下腰来在地上比划着。

“这是艺术创作，不一定要跟真人真事一模一样的。”我说：“这么复杂的您剪得好啊？”

“慢一点，时间长一点总剪得好的。”母亲很自信地说。

自从参加了这个培训，母亲一有空便在家里拿了纸剪啊，刻的。有好几回，夜已深了，她还在台灯前聚精会神地剪着。她把剪好的作品贴在房间的墙上，红红的很喜气。

有一天，母亲上课回来对我说：“上了十节课了，李老师说明天要开家长会，要向学员的子女们通报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情况。”

家长会？让子女去参加母亲的家长会，我想挺新奇的。年轻时经常参加儿子班级的家长会，今天要参加母亲的家长会了。

第二天，我穿戴一新，正在照着镜子，母亲看到了走过来，把我的衣服前前后后地拉了拉挺，笑咪咪地说：“是要穿好一点哦。”临要出门，她又过来在我的背上掸了几下。

家长会八点半开始，我走进教室，见里面坐着八九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女。李老师先让我们参观挂在墙上的学员作品，我看见母亲的剪纸作品有双喜蝴蝶、花牛、福猪、莲年有鱼等。那幅《插秧图》也在其中，这幅画相比较于前面的那几幅，线条多，画面繁复，剪得有些粗糙，甚至还有一处修补过的痕迹，但我知道，这是一个农村老太太花了不少的工夫在里面的。

正看着，李老师走过来说，在这几个学员中，你母亲是年龄最大的一个，但学习用心，进步也快，剪得很不错。我听了心里喜滋滋的。

回到家，母亲便迫不及待地问我：“儿子，老师怎么说啊？”我说：“李老师说您剪得好，表扬您了，还说剪纸也要劳逸结合。”母亲听了开心得像个小孩子，告诉我说：“李老师前几日说了，剪得好的作品还要拿出来展览呢！”

河上“画”工

○ 卢炳根

清晨，每当我 and 钓友来到潜山港河畔垂钓时，就会看到两位船工，划着一叶小舟，巡迴河中，捞着水面上的残枝败叶，或整理河中央草垛的姿势；水面上不时游弋的野鸭似鸳鸯戏水，窜来窜去，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共谐的图画。

认识来自盐城农村的这两位船工李师傅夫妇，是在四年前秋季。当时李师傅承担潜山港湿地公园绿化工程项目竣工后的日常保养。那次听着李师傅说的苏北腔话语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曾经在扬州求学生活过5年，扬州话与盐城话接近，听来亲切感油然而生，也算是半个苏北老乡了，每次见面彼此打个招呼，一来二去熟悉起来。

他们夫妇俩，有时划一个船，一个船头捞垃圾，一个船尾竹篙撑船，配合默契；有时遇到前一天风大，水面上垃圾汇聚多，他们就分划两个船，在河东西两岸各自边划边捞。他俩用刀具理去枯草黄枝，宛如给幼女梳理发辫；用网兜捞起浮萍，宛如给幼男洗去睡垢……这一连串的委婉似蛇的动作，恰似画工在宣纸上运动笔墨精雕细琢……

一天下来，船上装满了各种垃圾后，就

靠岸停泊，垃圾装袋运走。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转眼间四年过去了，长达近2000米的河面上，除偶见少量的枯枝落叶和垃圾外，河面已渐渐水清如镜，各处人工草垛碧绿如茵，梳理整齐如发辫光亮。他们起早摸黑，不分酷暑严冬，就连节假日也从不误工。他俩的一撷一篙，仿佛是画笔的一撇一捺，描绘着潜山港画卷的秀丽景观，莫不浸透李师傅夫妇俩的辛勤汗水。

前年夏日，我有三四天没见李师傅。后来方知他老家弟弟突发病患去世，他回家帮弟媳处理后事，三天后即返程上班了。他俩每天做着划船，捞垃圾，整理草垛，保洁河面，保养岸边花卉，看似单调乏味极为平常普通的工作，却使潜山港湿地公园河面，呈现出水清草绿花红的美景，演绎得如此秀丽多彩，足见劳动者的光荣伟大。

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，更是千万个“美丽中国”的绘画者之一。正是因为他们的辛苦付出，才使绿水青山得以每日可见、世代相传。

早就想为李师傅夫妇俩——我的“半个苏北老乡”写点什么，这篇短文就算了却我的心愿吧。

屠夫的“生 意 经”

○ 金晓慧

和阿良师傅认识是因为过去家里养猪，阿良师傅作为屠夫，我们曾卖猪给他。那时候，父亲找过不同的屠夫，有的把价格压得很低，有的在称重时做手脚，作为养殖户，生猪出栏很是亏损。后来，别人介绍了阿良师傅，父亲就认准了他的实在。有的人家只是单养一两头，阿良师傅也愿意去屠宰，还会帮东家拉客卖掉一部分。

我向母亲感叹，阿良师傅的生意真好，每次都有好些顾客，我总要排队一会。母亲告诉我，其实阿良师傅也是慢慢地才把生意做起来的，凭的是自己的本事和能力。他是外地人，刚入肉行那会，别的师傅嫉妒他生意好，有几个小心眼就明里暗里地挤兑。有一天，不知谁把他的卖肉工具像砧板、刀具、电子秤等扔进了附近的河里。阿良师傅那时还是个年轻后生，真是感到委屈，但找不出始作俑者，只能把气往肚里咽。气愤之余，平静下来，他重新置办了工具，从此每天进出携带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生意做好。当然，他待客的态度、售卖的肉质、处事的品性等，经年累月，最终得到了很多顾客的认可。这些年来，他早已在菜场站稳了脚跟，积累了一批“老客户”。

当然，做生意还是要有点头脑和心思的，阿良师傅还算活络，紧跟互联网新风。早几年，他就会在微信上预告第二天的产品，有时也会搭点牛肉卖，特别是到了年底，还会发布山里杀土猪的消息。现在，他学会了做视频，更新行当相关，现猪时现，偶尔还会来一场摊位直播，一些本地年轻人也都刷到了。阿良师傅的用心自然招来了更多生意。

□ 小 说

谷香民宿

○ 曹隆鑫

从阳台上望出去，有人说镶嵌在绿植里的月亮塘就是一弯上弦月，而更有人说那极似一个女子水盈盈的眼睛。说到这样的眼睛，很多人不约而同就想到了谷香。

谷香是这家民宿的主人，据她自己介绍，她开这家民宿有了三年了，她因为不舍得离开家园，又恰好家门口建起了长颈鹿庄园，她见来这儿游玩的人挺多的，索性就开起了这家民宿。生意好的时候，7间客房天天爆满，很多游客没能订到房间就在后台跟她抱怨：房间再增多点嘛。有的甚至找上民宿来跟她“理论”。这会儿，她正跟几个客人解释，她轻声说着话，然后朝厨房那边努努嘴：“小天说，我只能做七间房的生意，贪多就做不精，还易砸了自己的招牌。”

小天是谁？旁边就有好奇心的人，将头偏过厨房间去看。厨房间亮堂堂的，一个年轻男子正在案板上剁着什么，声音轻轻的，属于那种克制着的，可是稍听一会儿，那声音里竟能品出鼓点的节奏来。

“小天是你的丈夫？”有客人笑问。

“我还没结婚呢！”谷香那桃花红的脸上透出笑意。

“那小天就是你男朋友啰！”说话的客人还竖起大拇指说：“都夸你这儿的菜好吃，没想到你还有一个厨艺不错的男朋友。”

“我男朋友厨艺是不错呢，可小天不是。”谷香盈盈的笑意里带着点幸福，说：“小天呀，他只会 在厨房间添乱，等厨师一来，就会把他赶出去。”

“哦？”听的人就有些不明白的样子，继续追问：“那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呢？”

“做厨师啊！”谷香的目光轻轻地落在吧台上，说：“他做的菜可好吃了，喏，这里有菜单。”

“那你说的这个小天他怎么会在厨房里？”

“小天每天都要自己出一道

菜的，他会免费提供给喜欢的客人品尝，如果没人品尝，他就留给自己吃。”谷香笑盈盈地说：“你们谁有兴趣，也可以自己做一道菜给自己吃，我们只收成本费。”

这倒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喜欢厨艺的几位客人就要跃跃欲试。

“这个小天，还挺有想法的，他是你们这儿的人吗？”有客人问。

“嗯，是我们村上的，跟我男朋友是发小。小天这人很聪明，他对开民宿讲起来一套一套的，我对他说，你也可以自己开一家民宿嘛，可是开民宿前期投入还是挺多的，再说风险也大，他的家境不是很好，我知道他的难处，说过一回就不说了。有一次，男朋友和我商量后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们的资金有点紧张，要不，你来入一份股吧。我这民宿有七间房，梅兰竹菊芍荷天，‘天’字号客房就算是小天投资的，也归小天经营呢！”

“我住在‘天’字号房里，房间的装饰有点与众不同耳目一新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俯仰皆是诗啊，那些诗是他写的吗？”住在“天”字号房间里的客人问。

“您就是那位作家老师吧？小天对入住‘天’字号房的客人还是很有些要求的，恭喜您被小天选中了。”谷香笑着说。

“哦，还有这么一回事？”另外几位客人听得更加好奇起来，如果不是顾虑到“天”字号房有人入住了，还真想要让谷香带他们进去一睹为快呢。

那位戴着眼镜的作家老师大步地往厨房间走去，就像他乡遇到知音一般的迫切。

“小天的怪脾气，如果他有钱自己开民宿，我和男朋友都替他担心的。”谷香轻轻地说罢，眉毛微微皱起，极像月亮塘里被风吹旋起的一波绿水。

月亮塘过去，就是长颈鹿庄园了。



抱奇天下春（国画）

慎荣



家乡的松树

○ 朱耀照

山里人，一出生就认识松树。前山后山，高高挺立的基本是松树：粗长的主干上面，枝丫枝叶簇簇，四季常青。

对山里人来说，松树是最好的朋友。

干燥的松针是很好的引火材料。秋后，松树多的山上，金黄色的松针铺得厚厚的，像地毯一样。年纪较小一点的孩子，往往会拿着竹篮，到近山处用手或竹耙采集一些松针落叶回家。早晨，母亲烧饭，点燃一把松针，就可以将火引向其它柴草，让灶火不熄灭。

而新鲜的绿色松针也是一个宝。山上摘了一些猕猴桃，硬硬的，还不能吃。拿一些松针来，铺在坛子里面，再将猕猴桃藏在里面。没多久，猕猴桃就会变软，变得香甜。

松枝当柴也不错。当山上的柴被砍得只剩下几寸长的时候，斫松枝倒是很划算的活。爬上树去，斫一棵树冠大的树，就可凑成一担。

当然，爬树费力些，尤其是高树。它们下半截包着厚厚的粗糙而开裂的棕色松皮壳。当两手抱紧树干，身体要上去时，双脚会滑下来，或者脚板被挫伤。但到了上部就容易了。那里有以前斫枝条时残留的结节，可以用手掰、用双脚踩着。终于到树冠了，人可以站在或坐在围成一团的枝条上，轻松一下。一阵风吹来，树冠摇晃着，人像是坐在摇篮里一样。如是炎热的夏天，在凉爽的高风中，就非常痛快。

休息好了，就从背后的柴刀匣中抽出柴刀，开始蹂躏这棵友好的树了。一下、两下……松枝断了下来，白色的伤口在阳光下闪烁。而那丛松枝的坎坎声，清脆而响亮，能传得很远，很远。爬树不易，所以松枝砍得很干净。除了最上面三或四围的松枝，其余都斫个干净。像一个理发师，侍弄一个留几个月长发的顾客，理好后觉得还太长，又理了一边。这一下，松树好看极了。头变成尖尖小小，与粗大的树干很不相称。如果它有知觉，能找镜子，非一头撞死不可。

被斫下来松枝，沉重，挑不了多少。人们都会抡起柴刀，删除水分较多的一些针叶嫩枝以及青褐色的松果。然后将细枝研断打挑回家。

松枝是极耐燃烧的柴，越老越耐烧。有的还有松脂，烧起来火头很旺。而且，用松木炭烤火，很是保温。

至于松树主干，很少有人会去砍。那时大队禁止，偷砍目标太大，很容易被人发现。但万事没有绝对。

小时读陈毅很美的诗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”，感到松树很顽强，有逆境搏斗的能力。但到后来，我就发现，松树是最不堪重压的树。冬天下一场厚雪，就会有很多松树断头。而只剩下光干的松树，不会再抽出绿色的松针来。最后，只能慢慢失水干枯，死去。

对这个问题，我想了很久。原因应该是密密的松针最能沾雪，松枝最能聚雪，而且不易融化。而接近树冠的树干恰好是最嫩最脆弱的。一旦到了支撑的极限，就连同整个树冠一起，断裂开来。

这种去了头松树，被成为“雪压树”。大队出于人性的考虑，不再严格禁止对它们的砍伐。更何况在数九寒天上山的，除了没柴草过冬的，还有谁呢？

雪压树以及成了木材的松树，如有疮疤的或驼背成不像样子，往往用来当柴火烧。比大碗口还粗的，先用锯子锯成两尺左右长的，再用斧子劈成四块，然后有规律地堆放在屋檐下。到了打年糕或做宴席需要大量的木材时，就拿来烧。那时在炉灶里塞两三块，就能烧好长一段时间。

劈松柴是非常有趣的。有的松木纹理非常直。将它们劈开非常容易。如是在山上烂了很长时间，运气好的话，还可以发现松木虫，黑的头，白白的身子，说是大补身体的。我曾看到邻居在劈柴时，将一只在爬的虫捡起来，塞进嘴里。

当然，可以做木材的松树是舍不得当柴烧的。

往往松树越大，用处越多。那时造一间房屋，用的大木料，如梁子和柱子，基本是松木。用锯子加工成的松木板，用途也很广泛。可用来做二楼的楼板，做隔间的木墙，还可以做储粮的仓柜、藏衣服的柜子等等。所以，那时，一户人家要造房子，大队里往往会分给他一些松树，让他砍伐。

虽然现在烧饭用了燃气灶，造房子用了钢筋水泥，做家具用了复合板，人们使用松木的地方少了，但我们不能辜负这人类的朋友。正像陶铸所说的，松树不但要求于人的甚少，给予人的甚多；还具有乐观精神……

如今，行走在山间，望着与白云嬉戏的松树，我的心里会产生无限的宽慰。